

郎永淳
吴萍
著

爱， 永纯

Pure love
forever

人生真正的圆满，不是平淡的幸福，
而是勇敢地面对所有的不幸。
没有什么会天长地久，除了爱，
爱过了，就是永恒。



长江文艺出版社
CJWY

愛·永·純

郎永淳
吳萍

郎永淳
吳萍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 永纯 / 郎永淳, 吴萍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54-7152-9

I. ①爱…
II. ①郎… ②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5666 号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王黛君

封面设计: 80 朱·坚

媒体运营: 张·坚

责任印制: 张·杰

出

地

邮

发

电

地

邮

印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www.cjph.com.cn

电话: 027-87679310

传真: 027-87679300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编: 430070

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编: 100028

刷: 三河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4.25

版次: 2014 年 0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0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6 千字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世界以痛吻我

我仍报以欢歌



2013年6月，吴萍做完最后一期化疗，原本瘦削的脸因为化疗过程中用过激素而变得胖胖鼓鼓的，她去买了三件T恤，戴上假发，嚷着要照全家福。

选 目

圆缺

阴晴圆缺都是天 /003

倒下，是输给了自己 /010

绝望、自闭之后 /012

兴奋了，我的骨髓 /017

光头能剃出花儿吗？ /018

好心境带来好结果 /020

喜欢今生的我 /023

化疗在我，像极游戏通关 /027

复查 /030

那些医生给的忠告 /032

中药、心药 /034

写给读我的你 /042

相识

“考”出来的媳妇 /049

借西装上节目 /054

长安街上温暖的灯 /056

房贷之忧 /058

神秘的“小五班” /061

我的恐龙男友 /064

儿子的小手 /066

送进一个小毛头，接回一个大儿子 /068

相携

无法停止的想念 /073

臭小子 /078

泪水陪伴的旅程 /081

儿子写给同学的信 /110

我的房东 Ann /112

敞开的家门 /128

警察叔叔真的来了 /133

我跟踪了儿子 /136

容易被温暖的心 /159

在美国，看不起病啊！ /184

不一样的成绩单 /194

留学，先改变了我 /200

“裸考”托福 /204

相守

爱，给彼此力量/郎永淳 /215

只如初见/吴萍 /217

在耶鲁看冰球/晓雨 /223

圆缺

来到人世上，

原本就是一次偶然，

离开这个世界是必然，

然而谁不贪恋生得绚烂，

活得漫长。

阴晴圆缺都是天

没有想到，癌来敲门

下了动车，赶到深圳的酒店，已经 23 点多了，昏黄的灯影里，媳妇在等我。她上午在电话里轻描淡写地说，晚上少喝点酒，早一点过来，有件重要的事要跟我商量。

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托词吧！一定是怕我晚上和“真诚沟通——广州亚运篇”拍摄团队告别时多喝酒，呵呵。今天是这次拍摄最累的一天，前几天马不停蹄，压缩了拍摄周期，就没消停过，但还好，毕竟不用耗太大的体力，可今天是纯体验式，干的是体力活。在广州增城的山里骑自行车跟拍“齐天下”骑行车队一整天，我这个奔四的人，要和这些在校或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骑行，有点疯。大太阳底下，为了拍上坡下坡累得精疲力竭、满头大汗的画面，我来来回回骑上骑下已经累疯了，没有时间想，是否真的有重要的事。

午饭时接到坐镇北京的制作团队头儿的电话，我倒是开始犯嘀咕了。是啊，为什么这次突然压缩拍摄周期？三天前，部门领导李老师和康老师在电话里也都是含糊其词，只是让我抓紧时间提前回京。我有些疑惑，他们不说，我也不能问。和团队配合不好？不会呀，我只是在策划、拍摄到粗编的过程中会提出和坚持我的想法和意见，应该没有工作上的问题呀！到底怎么回事呢？晚上和媳妇一起分析分析吧。

这次真巧，我 28 号到广州出差，晓雨跟着妈妈和他的小伙伴明明一家正好之前约好了十一要去香港迪士尼，他们从深圳进关后还可以到广州来和我会合，公私兼顾。没想到，我提前结束工作，要赶到深圳和他们会合。奔波了一天，终于像回到家一样，我进门就往床边一坐，顺手拿起媳妇的 iPad，屏幕弹出的页面是“中医治疗乳腺癌”，我一下子明白了。

“你得了这病？”

媳妇点点头。

“既来之则安之。”

媳妇紧咬着嘴唇。

“没事儿，我明天联系专家。怎么查出来的？”我转头看着熟睡的晓雨，晓雨鼻翼扇动，幸福的小呼噜声轻轻响着。

我转回头看着她，平静，放松，试着不让空气凝结：“明天回北京，应该后天就能找到专家看看，别急！”

“我在上海已经找专家确诊了。你去广州那天，我其实在上海不是出差，而是殷大姐陪我去做了核磁，看了乳腺外科专家沈老，他让我和你商量，是到上海还是在北京治。”

她瞒我瞒得好厉害，26 号给晓雨过完生日，27 号我送她去机场，她跟我说，去上海采访一天半就能回来。28 号，我下午去广州时把车放到机场，我起飞她降落，下午她从上海回来正好把车取走。我还说，匆匆忙忙，在空中擦肩而过。没有想到，人擦肩而过，癌黏上身来。

我若倒下，天便塌了

“怎么查出来的？为什么早不跟我说？”

“中秋节去体检发现的，我不想让你分心。”

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瞒着我去上海是要进一步确认，根本不是什么采访。而且等着她的结果和北京一样，上海的权威专家确诊肯定是乳腺癌。在这之前的十天，每一天，她是怎么过来的?! 在她平静的回述中，我无法想象生命中过往的十天，于她而言是怎样的漫长。

还有比这更糟的吗？我敲响宾馆的门，给我开门的是已被肿瘤找上门的她。我心里沮丧，嘴里却说：“幸亏体检查得细，早发现早治疗，没事！”

“我害怕！”

我看看熟睡的晓雨，抱紧她，紧紧抱着，不放手。我知道，对于这个家来说，我就是顶梁柱，我垮了，天就塌了。上有老下有小，我得撑着。

她貌似平静，我宁愿她能哭出来，让情绪释放。她一直没哭，哪怕是眼角湿润。但她心里一定装满了泪水，或是泪水已偷偷流干。

心太小，装太满，放不下。

谁能放得下呢。

“我会死吗？晓雨才刚上五年级。”

“别瞎说，没那么严重！既来之则安之，咱们抓紧治、好好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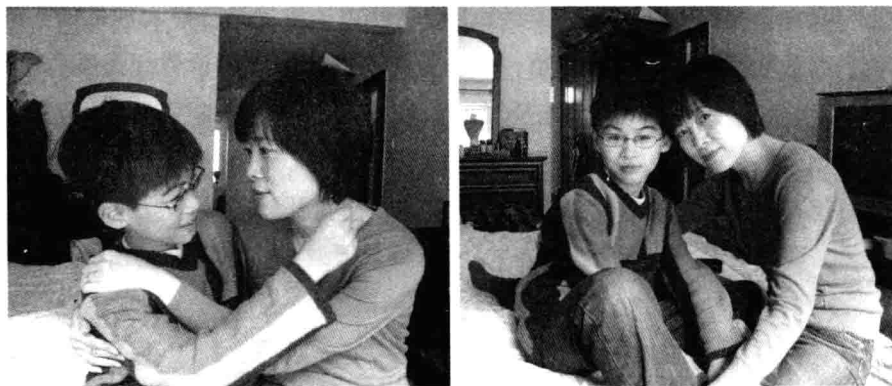
我词穷到只能一次次说着既来之则安之，是在宽慰她，也是在给自己打气。

她的身体已经带病运行十个月了，元旦刚过，因为出差时尿血已经住了两次院，当是 IGA 肾病一直在治，中药西药一起上，提高机体免疫力。谁承想，如今江河直下，病情突变。

来到人世上，原本就是一次偶然，而离开这个世界，谁也躲不过，这就是必然。生老病死，人间规律。然而，谁不贪恋生得绚烂，活得漫长。

“我大前天给李老师打了电话，想让你陪我去看病。”

“一定陪好！别着急，明天上午联系专家，下午咱们飞回去，今天早点睡。”



妈妈一生病，晓雨仿佛一天中长大了，约着和小区里的同学一起上下学，省了我们的车接车送。虽然也会缠着妈妈说，你没生病，我不信。但经一事长一智，孩子渐渐接受了妈妈身体糟糕的现实。

曾经的悔，发生在 2006 年，她在北大医院手术，我没有陪她。那天，我 7 点 50 下了早班，开车一路狂奔，她还是已经上了手术台，自己给自己签的字。把她推回病房、抬上病床，她才从麻药中醒过来，有气无力地笑道：“你来了。”

我们都是从外地到北京打拼的，出身草根，却都很要强，家里的老人年岁大了，我们也不忍他们累着、跟着操心。那时，她几乎天天加班写稿子、编辑版面到深夜，我是早班、午间连轴转，时常是下了早班赶回家，接上他们娘俩去幼儿园，早上是一家三口的快乐时光。

“晓雨还不知道吧？”

“不知道。他和明明这两天玩得可欢了，明天还是按计划陪他玩一上午吧，早点睡。”

晓雨一定是玩得太累了，在我们轻声的对话中，睡得呼噜呼噜的，可能正美梦连连。上了四年级，妈妈一生病，他也仿佛在一天中长大了，约

着和小区里的同学一起上下学，省了我们的车接车送。虽然他也会缠着妈妈说，你没生病，我不信，但经一事长一智，孩子渐渐接受了妈妈身体糟糕的现实。

我轻轻亲了一下儿子，爸爸妈妈会多陪你，让你记得我们的温暖、我们的坚强。

莫名烦躁与精心安之

“永淳，主任看了片子，全身都挺好！跟弟妹说一声，过几天能拿报告。”

“谢谢谢谢。”我长舒一口气，从茶馆走出来，小心翼翼忐忑地接着这个电话。因为它可能带来石头落地的快感，也可能带来凶险的宣判，PET检查因其敏感而会对病症提前提示。

“不过肝上有个小点，看不清是啥。”

我脑袋嗡地一下大了。“我开完会晚上细说。”我匆忙挂掉电话。

轻易不流泪的我，泪往上涌。这几年，曾有那么几次，边开车边莫名其妙的会满眼是泪，心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刻会有片刻失控。原本以为，两年多的沟沟坎坎，平静越过，没想到今天突然有如再一次站到了悬崖边缘。

肝上有个点，极有可能是乳腺癌转移了。怎么跟吴萍说？下一步怎么检查、确诊？手术？化疗？放疗？我平静一下，擦一下眼角，进到茶馆的房间，继续把会开完。

15年前，我曾擦掉眼泪，进演播室录播一段访谈，但被细心的嘉宾看出情绪异样，那是因为新婚燕尔刚回到岗位却被不知哪儿来的子弹射伤，无尽委屈，因年轻而咽不下。一路风风雨雨，从此再未在单位落泪。今天，

心中纵有波澜，似乎也能水波不兴。但那时的眼泪，单纯因为工作中的误会，像一页纸一样，转瞬就翻过去。而现在，这番际遇，不可能轻描淡写地翻篇。北京的雪来得早，我的心里也下上了雪。开车回家，又一次莫名地满眼泪水。盘算着还是得瞒上几天，请主任出来劝她再做一下核磁看看，就说看到了一个囊肿，无法确认性质。

随即，密集的电话、短信，拜访各位专家，同时还请出给吴萍做 PET 的核医学检查专家出面跟吴萍说，PET 检查发现肝脏上有个囊肿，要进一步做增强核磁 MRI 来确认性质。吴萍不可避免地紧张，反复问，我不会那么倒霉吧，刚刚觉得身体好一些，就摊上肿瘤转移了。

吴萍在家里不停地上网查资料，不停地发微信、打电话，寻求心理支撑。吴萍是极端敏感的人，而我是个藏不住事的人，在忐忑的检查中，夹杂着她无尽的追问，我或是耐心地安慰她不会有事，但一定细心检查，或是不耐烦地指斥她胡思乱想。避着她，密集的专家会诊悄悄进行。肝上 5 个转移点在增强核磁上看得很清楚，手术不可能，放疗不可能，治疗方案非常明确：化疗，介入。我怎么跟她说呢？

我平静地回家、平静地工作，避开吴萍，却在焦躁地找寻着答案：下一步怎么办？MRI 的结果出来了，肝上左右两叶，5 个转移点在增强核磁上看得很清楚，1 个指甲盖大小的、4 个米粒大小的，手术是不可能做了，去日本做重离子治疗也被放疗专家否了，化疗专家也很意外，两年前的手术与化疗都算成功，生化病理指标分型也属于不易复发型，为什么上一轮治疗方案这么短时间就没有效果，甚至可以说失败了呢？！

其实，能选择的，就只能是换一个新方案。第一步，保守化疗；第二步，化疗结束后，再确定要不要介入治疗。这次看来这种全身疾病是多么让人头痛，癌细胞可能已在全身流淌，不是头痛医头、随便动刀能解决的了。接下来，我怎么跟吴萍开口说呢？

没有等到我开口说，我的致命错误被吴萍在家里发现了，她哭着质问

我为什么瞒她。在家充电的手机上，保存了我拍的 PET、MRI 的诊断报告照片，我用彩信发送到上海等地咨询后，手机就没电了。当手机充好电，主屏幕上显示出回复信息，一切都瞒不住了。

要说是倒霉，现在，真的是倒霉找上门来了。

我的烦躁突然有了出口，我必须重新转化成一个耐心的解释者、宽心人，和吴萍一起来面对所有的糟糕。我还要预料到，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凶险在前方，像拦路虎一样挡着，不能像吃抗生素那样，一下子把所有最好的药用尽。

如果说，上一次说的“既来之则安之”还有不少轻松与自信，那这一次，我必须审慎地确保能“安之”！

我对着天，擦干眼角的泪，平静地对自己说，控制好自己。

我不能哭，因为，我叫“安之”！

倒下，是输给了自己

初夏的一个下午，一个配音班把我折磨得浑身虚汗。其实不是配音班把我折磨成这样，而是头一天晚上吃的海螺。吃海螺中毒了！

在辽宁出差，吃了满桌子海产品，晚上飞回家不久，就有了胃肠反应。一点一点回忆，一道菜一道菜地排除，最后确定了是海螺惹的祸。在床上根本待不住，直接坐在卫生间里。吴萍最后一期化疗刚做完，出院回家没两天，浑身还是各种不舒服，我回到家时，她已蜷缩在床上，半梦半醒着。她先是看着我穿梭于卧室与卫生间，并没当回事儿，而凌晨一点多，她醒来发现身边没人，我一直待在卫生间，把她吓了一跳。她有气无力地要起来送我去医院急诊，那怎么可能？！

她的身体状态不允许她开车，我也快拉得虚脱了，没有力气去开车，只能等天亮，等把脏东西排完。这一等，几乎是个不眠夜。吴萍爱莫能助，我生生地扛着，挪回到床上，胃里面有如翻江倒海，海啸的波涛传导于胃肠之间，我佝偻着身子，想着不去影响吴萍的睡眠。一有风吹草动，就蹑手蹑脚游走回卫生间。

吴萍用的某种化疗药，也会引起强烈的胃肠反应，我一打电话，她就说这次又是止不住的胃肠闪转腾挪。她时常一个人住在医院里，那该是怎样的痛苦啊，这个夜晚，我能体会到。

这是我第二次吃海螺中毒，第一次是在 1996 年的夏天。吴萍老家在丹东，自幼在大连长大，爱吃海货，最爱吃当地的螺类，有熟人来北京，家人就会托他们捎些海螺来，我们去火车站接头接货。夏天，坐了一夜火车